

第八卷
资料

龐瑞根
文集

龐
瑞
根
文
集

第
八
卷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庞瑞垠文集. 第8卷, 资料/庞瑞垠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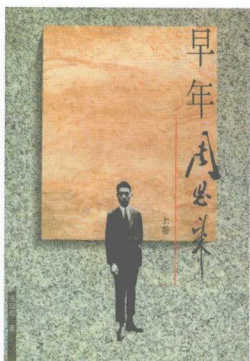
ISBN 7-5399-2423-3

I. 庞... II. 庞... III. 庞瑞垠—文集 IV. I2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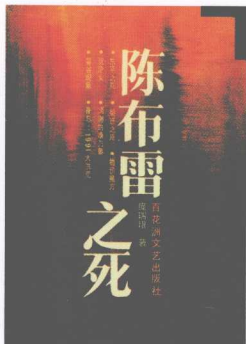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347 号

- 书 名 庞瑞垠文集 / 第 8 卷
著 者 庞瑞垠
责任编辑 朱建华 游济仁
责任校对 行 楷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mm 1/32
字 数 530 千
印 张 22.37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423-3/I·2296
定 价 400.00 元(共 8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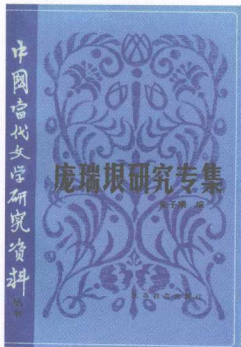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早年周恩来》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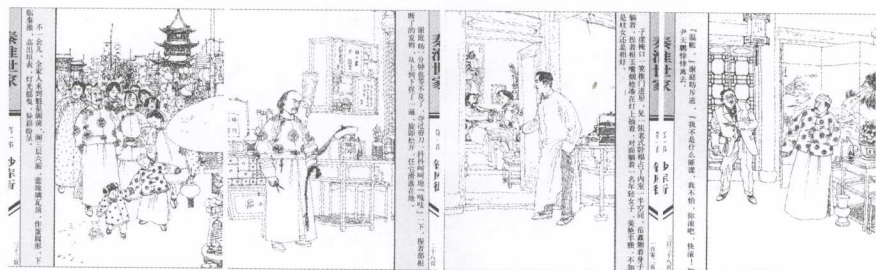
《陈布雷之死》书影



《庞瑞垠研究专集》书影



《秦淮世家》书影(速泰熙设计)



《秦淮世家》插图(胡博综绘)

资 料

第八卷目次

资料

.....

1

生平与创作·····1

评论·····173

书信·····595

人生 岁月 文学·····635

著作系年·····673

评论目录索引·····693

生平与创作

生平已略

生平与创作

（目次）

目录

381

庞瑞垠小传	朱子南	5
庞瑞垠的文学之旅	朱子南	12
访作家庞瑞垠	阿微男	53
寻找自己——发现自己——记我院校友、作家庞瑞垠	徐荣街	55
《归家》漫评	庞瑞垠	60
秋夜拾零	庞瑞垠	71
「新人」刍议	庞瑞垠	75
难写的文章	庞瑞垠	81
《东平之死》写作散记	庞瑞垠	86
路漫漫而修远兮	庞瑞垠	91
人生旅途的一道履痕	庞瑞垠	98
关于《东平之死》的几点质疑	庞瑞垠	102
事实·体裁·文学观念	庞瑞垠	106

是耶？非耶？——就《东平之死》答于逢先生	庞瑞垠	112
在庞瑞垠家做客	戎璠平	123
《故都三部曲》后记	庞瑞垠	125
沉重而真诚无欺	史徽东	10
《东平之死》——庞瑞垠和他的《危城》、《寒星》、《落日》	江徽迅	134
金钱有价 文学无价——听作家庞瑞垠谈文学	江徽迅	136
风丝雨片——回忆在晓师的日子	庞瑞垠	138
我的自述——《早年周恩来》写作杂记	庞瑞垠	141
《东平之死》发表的前前后后	庞瑞垠	145
序《弁山夜话》	庞瑞垠	154
书林漫忆	庞瑞垠	156
译界有「译魂」	庞瑞垠	165
说几句想说的话	宋平南	2
——《光明行》——瞩目江阴》写作感言	庞瑞垠	169

庞瑞垠小传

朱子南

庞瑞垠，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夏历戊寅年腊月十一日）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白鹤村，此处距发掘出“南京猿人”头骨的汤山仅十八里，离南京城也只六十里，是一座山清水秀的村庄，有三百多户人家，多属汤、庞两姓。汤姓历来为书香门第，留有大批线装典籍。汤姓大族破落后，祖传典籍也都流失了，但少年庞瑞垠却有幸拣到《古文观止》、《唐文粹简编》、《花间集》等书，在一位人称“水镜先生”的汤姓塾师那里得到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他没有从《三字经》、《百家姓》这些读物开始识字，而是在塾师讲解的《祭十二郎文》、《岳阳楼记》、《赤壁赋》等文章中，朦胧地产生了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他的父亲庞祥元，字复初，十四岁离家到附近的湖熟镇一家酱园店做学徒，后逐步当上“账房先生”（类似如今的总账会计）。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一度做过皮革工人，直到一九四八年失业返里。为人豪爽、豁达，有侠义心肠，擅长办理文案、排难解纷，在乡间颇有声望。于困顿的生活中竭尽全力供儿子上学读书，引他上进。为父的性格及其对儿子的期望，深深地烙印在庞瑞垠的印象里，以至现今回忆起来，仍认为父亲是他童心中的第一号伟人，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童年，庞瑞垠更多接触的是他的母亲冯碧霞，母亲贤淑宽仁、刻苦勤勉，女红在周围乡邻中是第一流的，后曾一度以她的

女红收入维持一家的生计。儿时，庞瑞垠也常依偎在祖母和母亲身边，听她们讲述那古老而神秘的民间故事，其中有正义战胜邪恶的，有轮回报应的，有成仁取义的，这是对他人生的另一种启蒙了，稍长，他才从这些荒诞、怪异的民间口头文学中悟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意味。

村上只有初小，读高小，要到六七里路远的涓塘小学去，两年间，他独自一人，风雨无阻，直到毕业。一九五二年，他同时考取了南京一中与南京晓庄师范，读师范不收学费，且有伙食供应，家境贫寒的他，选择了后者。入学第一天，他参观了设在校内的“陶行知纪念馆”，又凭吊了“陶墓”，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走”的伟大人格，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和作为晓师一员的光荣，立志要像陶行知那样服务于教育事业。求学期间，他的爱好是多方面的，泥塑、考古、天文、写作都沾上点边儿。从晓师到家乡有八十里路，一年之内有三四次，来回他总是步行，这培养了他的坚韧和耐劳。每次途经“世界第一”的“阳山碑材”，总令他流连忘返，油然而生对古代工匠的仰慕。一九五五年，他转学南京师范学校，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声中，与一些作家、画家、记者的晤谈，又使他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读过的诸多中外古今名著，也在心中躁动起来了，恨不得也拿起笔来倚马千言，一挥而就。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国家在中等学校招考飞行员，平时害怕体育课，看上去病恹恹的庞瑞垠，竟“过五关斩六将”，在相当严格的体检中一路畅通无阻（据说全市“通过”者仅七人）。自然，政审也是合格的，就在即将离开南京开赴航校前夕，消息走漏了，母亲来到学校，坚决不让去，磨蹭数日，只好作罢。当年，他果然如愿以偿，想必走的是另外一条生活道路了。南京师范毕业，他响应“把文化的种子撒遍苏北大地”的号召，暂时压抑了对文学的追求，主动报名，去了本省最北的新沂，开

始了他的小学教员生涯。徜徉在平坦、广袤的苏北平原上，胸襟为之一阔。

在小学两年，他一面教书，一面自学高中课程，再有，就是抽时间写诗。没有电灯，在电石灯或煤油灯的照明下，每晚总要过了子夜入眠，并乐此不倦。诗作，不断往外寄，不断退回来，但他并不沮丧，百折不回，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于教育部主办的《教师报》上读到了他的处女作，诗《学校》，在他的文学生涯上划下了第一道痕迹。他因此也成了这个偏远小县的名人。然而，他只风光了一阵子，在其后的整风鸣放中，他的童言无忌竟招来整整两面山墙的大字报，他成了批斗对象，这时他还不足十八周岁，幸亏担任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区文教助理王明道了解他，保护了他，使他免遭灭顶之灾。然而，就是这个王明道，却于“文革”中死于非命。都说“好人一生平安”，偏偏有的好人一生并不平安！

接着，庞瑞垠经历了狂热的“大跃进”和三年饥馑的困难时期，对天灾人祸有切肤之痛并逐步有了理性认识。

一九六〇年秋，他考取了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学生会执委兼学习部长，并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萌芽文学社”，被推为社长。此外，他又出任了学院文工团艺术指导，导演了曹禺的《日出》和杜宣的《动荡的年代》，并在市内最大的彭城剧场公开演出。同时，他还就长篇小说《归家》、话剧《年青的一代》撰述评论，时不时有作品发表。那真是一个难忘的年代，使人从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境遇中，窥出他狂飙突进，意气风发的踪影，而发表于一九六三年《边疆文艺》上的《〈归家〉漫评》，于今看来，也令人服膺他并不一般的胆识及其仗义执言的秉性。

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了，作为组织部门青睐的一分子，他被当做“接班人”培养分配至江苏省委宣传部，但并未到部里上班，而是去了基层，先后在句容、溧水搞了两期“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一九六五年底，调至江苏省作家协会。随后又去了无锡农村，拟写作反映大面积高产典型的长篇小说，呆了两个多月，回到省城参加“政治与业务”之大辩论。不久，《五·一六通知》下达，遂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作为“修正主义苗子”受到冲击，检查、交代，没完没了，甚至春节也不让回家，而是关在“总统府”子超楼一侧的平房内接受审查。后虽“革命”，却被斥为“老保翻天”，备受打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倾轧中，他看清了各色人等的淋漓尽致表演，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事隔若干年后，他惊异于一些为造反派摇鹅毛扇的人居然装扮成受迫害者招摇过市，还居然为自己混得各种头衔和荣誉，令他哑然失笑。

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他随省级机关人员一道下放到金坛农村，搞所谓“斗批改”，后又去了位于镇江附近的桥头镇省“五七”干校，继续“斗批改”，直到一九七〇年一月，调省出版局从事编辑工作。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庞瑞垠受命筹备省级文艺刊物《江苏文艺》，一九七五年一月，该刊正式面世，他出任副主编，主持笔政。一九七八年十月，在他主持下，《江苏文艺》恢复《雨花》刊名。一九八〇年初，他离开《雨花》，从事专业创作，出版了散文集《梅园的黎明》，荒疏了多年的笔，这才重新崭露锋芒。旋即，他又不断寻找创作切入点，一九八一年刊于《花城》的中篇小说《我们还会重逢》，成为他调整心态后的新的收获。此后，他又穿插进行报告文学的写作，但小说创作却一直未曾间断。短篇小说《东平之死》于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当代》发表后，声誉鹊起，他终于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感觉，这是他创作上的一个转折，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东平之死》在评论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在同类或近似的题材上”“有着一种历史性的突破”。这使他颇感欣慰和鼓舞。接着，他在一九八五年

第八期《文汇月刊》上发表了《姚迁之死》。或许是他父亲任侠仗义的遗传因子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惊诧于“文革”结束八年之后，竟然又出现了诬陷知识分子的极左一套。这使他难以平静，遂搁置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而倾全力将这一冤案公之于世。作品的发表，使他舒了一口气。但是，为避免已有的恐吓变成事实，他有四十多个夜晚足不出户。哀哉，中国文坛之可悲！

庞瑞垠走上文学之路，最初的习作是诗，但最喜欢的文学样式是报告文学，还在晓庄师范时，他就读过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之后，又读了译自苏联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他喜爱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及华山的《英雄的十月》、《踏破辽河千里雪》。他认为：“报告文学最难写，贴近生活，火辣辣的，人物真实可信，就如同站在身边，也能干预生活。”于是，《沉沦女》、《物价魔方》、《备忘：一九九一大洪荒》相继发表。以刊于《钟山》的《沉沦女》来说，被海外舆论看作是新中国建国近四十年来以纪实手法所写的第一篇反映卖淫这一社会问题的作品。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对失足者的痛苦与挣扎作了深层次的扫描与揭橥，也对其甘愿堕落，难以自拔的心态作了深刻剖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标志着他创作上成熟的是长篇小说《危城》的出版。这是“故都三部曲”的第一部，他为此倾注了全部心血。这是一部描写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作品。故事以南京为背景，在纵横交错的线索中凸现人物形象。这部小说，被评论界誉为“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空白”，“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新的《青春之歌》”。获一九八六年穗版图书文学类一等奖。有四十二家电台作了连播。“故都三部曲”之二的《寒星》与之三的《落日》于一九八七年、一九九〇年相继出版。《寒星》由江苏电视台拍摄为